

姑山遺集卷十三

梅無猶先生五袞壽序

梅無猶先生以今秋七月十有四日躋五袞而諸友  
其令嗣朗三兄弟者相率造厥庭致詞而奏觴焉禮  
也酒三行且起有酌而前者曰美哉梅氏之昌以熾  
也始基之矣語有之期年樹穀百年樹德嗟太中公  
而降世昭義問惟先生聿修厥緒其罔有愆抑所爲  
樹德者非耶修斯永永斯大矣則又有酌者曰惟先



生父禹金公而子朗三也美哉奕奕乎前有聞後有  
彰也非甚盛際其若是乎則又有酌者曰凡人之子  
終鮮且愚先生之子六英誕其敷如鸞如龍載征於  
途後此者未可量也則又有酌者曰美哉先生之甫  
以艾稱也禮五十曰艾服官政卽先生方操制舉家  
言言且上邁會崛起茲其時矣平津侯誠晚達然以  
視洛陽少年何如哉言已先生趨反觴謝而意顧遙  
遙有溪長思者予小子民迺前再拜申辭曰吁備矣  
吁備矣德以植之名以紀之嗣以呂之年以輔之頌

止矣蔑以加矣猶未也夫能知先生之所樂而不知  
先生之所憂卽先生其庸鞿然怡志乎哉蓋今天下  
事脊脊動也南北之寇匪茹牧馬樵腫迄無寧歲而  
沿及萑苻劇盜噪諄中原下毒元元上驚寢殿卽今  
天子憑怒嚴勅文武大吏指日削除卒亦未見草  
薶而禽獮之者宜雖僻處一隅乎實爲是震鄰焉懍  
然也乃若水暎弗時財粟殫竭徵催狎至家室愀如  
以至赤告見民間郡邑恫駭甚矣天下之旣不能無  
事而復沒及於吾鄉而小夫貴胄方憤眊莫知所暨

如山選集 卷十三 有本堂  
猶日飾衣馬歛貨財伐鼓考金歲時具杯酒家人伏  
地爲壽謂謂焉亦六泰矣而詎意有道者固已籌之  
熟見之殊乎詩之祝無疆也爰屬滌場之後其口脗  
壽無有害又在是膺是懲時也今何時也農咨於疇  
而士疲於伍啓啓者聲載道矣夫爲一身樂孰與爲  
天下憂則先生撫良辰而會豐福意憮焉若未足者  
其在斯乎其在斯乎先生適爾而笑曰嘻余之私也  
二三子之所未逮也其敢隱予小子民復前再拜請  
曰有是哉先生可以粲然加觴矣今 天子神武淵

聖勤思中外屬者明詔修責仍惟民瘼吏弊爲諄諄  
查茲逋逃克殲有日而至誠動天地有年可需吾見  
先生之樂無窮而憂等釋也有是哉可以粲然加觴  
矣

陳母詹太孺人七袞壽序

己卯五月

宣族無陳氏右者

高皇帝時廬陵陳公子將以幕

府功守寧國因家焉而興水利定版籍諸政爲民頌

至今予少時未嘗不側聞其事明德之後類植偉人

宜其家廢無忝爾祖焉又未嘗不求其人以予擇

友人下三十年而所知唯吾友龍媒誼最盛卒亦唯

龍媒行最彰賢者必有後無乃信哉予之與龍媒友

也能媒幼失怙予歲時繡衣冠躋其堂拜其母詹太

孺人矣蓋吾於太孺人竊感內德之難也儒者之務

以託身公族聞道漸訓者爲易而角立傑出則尤難  
徐穉之所以著也閨閣之行以生長窮簷顛頓焦苦  
者爲易而少習華樂則尤難少君之所以稱也夫以  
太孺人誕自名族中丞公爲之父大叅公爲之兄猶  
是比絮常情旣已履貴盛極煩赫有不居以傲撫者  
乎不然則亦沒爲廣侈婚媾日誰能以約節枯其身  
又不然苑枯乘而寒煥變得無幾微拂於心措於色  
乎乃壹泯太孺人何泊如也笄而字漸鴻先生斥綺  
編操椎作將終其身矣未也先生蚤負偉譽意氣橫

江左賓客餐盞之費甚殷悉割簪珥佐之不則竭綉  
續然之矣未也仰奉九十之老姑敦以孝中逮娉媼  
諧以睦矣未也太孺人舉五丈夫子咸義方督之前  
龍媒者象坤無雷掠雲焉後龍媒者霜甫焉如鸞如  
龍爲祀爲梓也然並以勇義務施指日益煩產日益  
落同風向者榮悴之感豐約之概庸柔無介於懷而  
太孺人悠然自得也融融如怡怡如矣夫單門敝閭  
艱難寒賤之女日不亂降恭之容耳不聞驕溢之響  
損意戢志無所復欲其以婉孌孝敬稱也去天近而

去習遠也若夫高而能降泰而能下不翹翹於適意  
不戚戚於促窮婦德植焉母儀章焉其諸樂天知命  
者乎何儲之備耶蓋吾於太孺人重歎內德之難也  
歲己卯五月辛巳登春秋七十吾儕削醜爲壽猥命  
辭於小子壽民予壽民縷述前言加爵以進而太孺  
人屢遜謝若弗及予亦穆然有所更端請竟言之贊  
厥鵲焉今天下事益岌岌也明天子營精宇內亟圖  
更始顧一二儉捷宵佞擁大柄莫快睚眦殫逞才力  
以之禦虜策寇則拙以之搜索抨擊設阱以待天下

之士則工復社之網蝗蝻之妖張且熾蔽人國士之  
爲其身謀者旣懾於險害而中道易所志而其親之  
爲其子謀者戒以無罹禍無觸機踣步縮首幸得僞  
名以自衛而中上僊光燁間巷足矣嗟乎異哉蘇文忠之  
爲也其母博也其母曰汝爲滂吾詎不能爲滂母尹  
和甫之囚議誅元祐黨人罷進士舉也母曰吾知汝  
以善養不知汝以祿養天下欽二公之節輒歸二母  
之高撫今追昔無亦有儷至而兼美者耶先年予以  
人息時事切責柄人聞之者指爲嵩龍媒獨輕千里

無所避口毋命也不可以違黨事起數載矣龍媒以  
雄才盛名取世資若掇獨高舉匿弗就曰毋命也不  
可以違龍媒誠賢得賢母而益成試仰質太孺人太  
孺人欲無輾然立酬得乎哉此又前言之未逮覆有  
所更端者也或曰始詹中丞公給事南吏垣也會江  
陵奪情事起業予假歸而公卿臺省請還之疏日奏  
御公毅然持之力南省及諸大僚遂無疏言者終以  
是江陵江陵意僉東臬尋罹謫籍矣後副憲北臺也連  
乞骸不得報封印出國門大臣聞言決去自公始時

上威靈不測顧于公有潔身之論然則太孺人之  
教其子殆有繇來乎求其名者末其年敢書之前焉  
言天陳氏之世澤其益方興未艾哉

施母吳太君七十壽序

庚辰六月

嘉靖中盱江羅惟德先生以明體求仁之學繇比部  
出守吾宛屬先少叅古林公方謝事家食握手甚驩  
爲迎致正學書院司講席焉是時盱江之門人數千  
歸善楊公樂安詹公以下率稽首北面唯謹陳九龍  
先生以布衣遊其門哀然稱弟子高第蓋九龍爲得  
盱江傳最先也盱江沒而九龍之門人亦數千予邑  
旌九拜先生遊其門又哀然稱弟子高第郡大夫余  
公聞而降體投分虛館以俟講業移歲不干以私



時元夫鉅人如焦太史楊司成爭相延譽俾尸盟依  
仁齋而鄒公南臯復作傳陳叙甚盛方先少叅之友  
盱江也予大父兄弟師事之九龍之世子予同堂伯仲  
亦多執經以從允升先生雖早逝乎予曾省次仲與  
沈氏後先唱和者日無間也今尚白又攝衣遊予門  
凡吾沈之與施同術而一源者且數世計相扶以有  
立者無亦數世哉施母吳太孺人以庚辰六月壽七  
十允升先生之配尚白王母也尚白趨予請辭予惟  
孔子之道弗明後世學者驚遠泄邇莫得統要孔子

之象家人也曰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而家  
道正正家而天下定矣其對魯公也曰男子者任天  
道長萬物者也是故審其倫而明其別女子者順男  
子之教長其理者也是故無專制之義有三從之道  
人道之典也有原其衰也有兆子思子造端之說孟  
子不行於妻子之譏凡皆親奉其語言與夫私淑其  
論緒流著簡冊秩如奕如士苟抗言魯鄒而恥圖門  
自以用航求溟渤其能濟耶本根之弗封弗漑而欲  
其吐幹連雲其得耶吾茲所聞允升先生不然初先

生甫垂髫外舅吳公奇其器許以息女類楊文靖之  
於西山劉白水之於徽公者太孺人姆訓故嫻其歸  
也彌恭敬無違德先生入而承親盥漱櫛縱以禮視  
色養志以慤而太孺人黽勉供子婦職罔怠晨昏先  
生出而合族義倉義塾營置千金太孺人於親舊羈  
貧亦隨力收恤扶助先生進而隆師取友業追隨九  
龍公靡風雨赴講會又四方交知屢盈戶而太孺人  
膏血所貯樽罍糧糗資如夙辦蓋先生既遠究孔子  
近邇用江以來之道儆之先太孺人復以稔習先生

者履之後家人宜婦順備以猷以訓以翼后人世之  
感施氏之風者庶奮然稍振矣乎尚白爲曾省之子  
早失怙恃太孺人鞠哺之俾有成立今嗜古飭行概  
泱泱有聲次仲志意欽崎有不如唾猶泥滓程督尚  
白必以正一庭之中熙事集而休徵至太孺人以孺  
顏鶴髮會召其間滂洋勝蟹慶膚有量乎哉顧以予  
也食舊德而服先時不爲不久矣胚胎乎前人之光  
而濡染乎耳目之內不爲不近矣玩時偈日修能缺  
如顧瞻先少叅以還有皇祖武繩其忝焉躋壽母之

室懷君子之澤其亦有憾焉退悔而矍然失容者乎  
八端人將何以詔我已

徐二室先生偕配湯孺人六袞雙壽序

辛巳十月

蓋予讀宋名臣錄因有感於呂原明先生之賢所繇  
成也正獻公簡重寡默律已嚴而申國夫人棟家有  
法度先生甫十歲祁寒暑雨侍立終日不命之坐不  
敢坐也日必以冠帶見長者行步出入必以正鄭衛  
之音聞巷井市之語未嘗經於耳不正之書非禮之  
色未嘗經於目方正獻公倅穎州也焦先生千之以  
嚴多方正稱於時公招之授諸子學又時時從胡安  
定程純公遊是以原明之賢內則正獻與申國夫人

如山遺集 卷一  
董之肅外則焦先生及諸名誥導之勤德益醇業益盛而原明亦自謂人生無賢父兄賢師友其能有成者鮮也知言哉予於康錫之尊人二室先生暨湯孺人竊異其有合已先生莊以邀已義以督嗣門內之行叙若朝典湯孺人佐助之裨政仗知誠勉加厲益大指類正獻公申國夫人者審當世之賢人君子莫金沙周仲馭姑蘇楊維斗若也遣其子北面禮焉倒康傾困而歸尸盟江上方今天下士飾智馳辯駕爲名高進無所繩於厥躬而謂謂翹翹無人乎五步之

丙父不知厥子傲是崇是長曰無庸師子亦弗善承厥父曰吾決吾閑可以肆吾志何庸師於是丙弗循於軌物外搖唇鼓舌而無所稽其有韓子之抗顏也群怪聚罵之其有朱子之授徒明道也僞學詆斥之若先生若孺人式刑於家又懃懃赦其子趨有方宗有嚮也倘所爲既有父兄復有師友非耶康錫卽欲不大成其賢其得耶先生以今嘉平旣望躋六秩先期一月孺人如之群侑觴之辭曄然莫不上涉銀臺公立朝忠勳之茂次及先生孺人齊年齊德之盛再

及康錫而下浴咸飛谷諸季比肩競爽之美凡諸公  
所及予不及而予獨舉正獻公申國夫人迄原明先  
生以相稱譬凡予所然諸公應莫不謂然也且夫呂  
公父子一事今猶有符者正獻公廣汲人才一善  
必用而原明之言曰世人喜言無好人者自賊者也  
蓋相繼好德焉如此正獻公平生未嘗較曲直聞謗  
未嘗辯而原明之言曰上焉者知人與已本一何嘗  
何時可無庸其忿心下焉者且自思曰我何等彼何  
等也若之是與若等也蓋相繼其怨焉如此予觀先

生庭誨森如九汲汲以仁且恕爲本務德不遺細怨  
不索大康錫奉以無斃故每樂引譽厚包容抽揚宛  
姑人文之奇收瑜而覆疵絕不義以嚴然坦然夷小  
邾偕大道斯其於公私愛惡之間復如何者夫類其  
人所以形其事也根而討之所以驗其實也詩曰淑  
問如臯陶類其人也易曰視履考祥其旋元吉討其  
根也無履胡祥無旋胡吉若先生若孺人以身教其  
子章章如是而視之而考之祥且吉孰大於茲可以  
進而壽矣

韋憲周先生暨配陳孺人入表偕壽序

辛巳十二月

莊周氏著逍遙遊歷指朝菌大椿而推及彭祖以申  
小年大年之辨似矣吾虞其誕而莫稽也曷亦聞於  
閭丘先生之言乎齊宣王出獵於社山閭丘先生勞  
而不拜曰望得壽於大王王曰天殺生有時非寡人  
所得與也先生曰此非臣敢望也願大王選良富家  
子有修行者以爲吏平其法度如此臣少可以得壽  
焉若昧莊周氏爲近而正雖然孔子先之矣孔子曰  
爲政者莫大乎使民富且壽省力役薄賦斂則民富

敦禮教遠罪戾則民壽猶斯意也雖然箕子先之矣  
箕子作洪範曰斂時五福用敷錫厥庶民五福者壽  
先焉壽天也非人所能爲也箕子直以敷錫之者人  
也夫進稽賢聖之所稱說與夫修短之所錯出乃知  
歸其數於天不如一其事於人歸其數於天則邈彼  
蒼蒼往來無所覘測一其事於人則實得以爲驗而  
理得以爲據今夫天子之尊公卿大僚之貴雖有積  
仁累澤不能一朝而逮乎窮閭遐谷之間計所持以  
綏柔斯民者唯百爾良有司是馮是屬其及於下也

易決其拊於人也易親故入其境而輸不息肩微不  
停咎鞭撲盛於公庭縲紲充於園土必其俗多夭折  
者也入其境而政體寬裕生養繁殖守令無漁奪之  
名孤惻無無告之戚必其俗多遐紀者也予嘗持是  
說以告天下之主而或且疑之以爲存乎天不存乎  
人天實求之人何功天實促之人何罪於是長吏益  
恣其刻鵲腹削之行而下之貧病轉徙枕藉溝壑奚  
但十半間有一二龐眉黃髮之老出焉又競愕異以  
爲瑞不知猶貞木之凌雪不彫於歲寒者耳烏乎其

輒遇也哉憲周先生偕其配陳孺人入表也韋之內  
外姻戚相率請壽迺介予門人許允吉乞予文爲酌  
者之辭允吉日無飾言且增於先生之嗣君正允述  
其行履家世頗悉大都先生爲人孝以植基惠以逮  
物敬以肅已義以最後孺人儷德克相之相莊如賓  
也舞象而丁家不造奉母氏於艱難震疊中色養烝  
烝數十年如一日孝矣壯爲政於族扶老恤幼斥貲  
儲以舉祀田譜家傳無幾微繫恡惠矣無艷色沉湎  
之好陸博鳴琴之嗜擁書明志內交不狎外交不滯

敬矣少遊庠序有聲數奇賦鶴督子若孫繼業焉駿  
發颺振行恢先生未竟之緒義矣夫是數者全頌而  
張之可以觴先生可以觴孺人矣許子曰不然蓋白  
吾翁之撫有茲齡也而侈平生夸祺福所弗屑也錦  
罽塗金耀於日笙簧黼黻美於言所弗樂也高爵而  
冠玉鳴鐘而佩組欽其風雨其文以爲獻所弗寶也  
蓋微吾師之言吾翁無愉色也他人者諛吾師者質  
也予乃愷然起曰有是哉韋先生明於道優於識其  
猶可以世俗之祝祝之者乎國家用兵內外遠者二



十餘年近亦十餘年悉索東南之賦輦以輸西北曩  
思弗給也今以支東南併不足諸鍛甲礪刃伐鼓揮  
枹諒呼擊刺之狀連續萬餘里桐與宛猶帖席處此  
幸衣帶水耳而歲方不登萑苻之戎噉嘯出沒曾無  
還忌農耆耆於塲商恐恐於旅道路流亡相屬以目  
誦中丞臺而上之狀崩角泣血檄有司是問也詣御  
史臺而上之狀崩角泣血檄有司是問也維彼有司  
安恬舒緩自有肺腸下擯於疾苦之莫聞上營於津  
要之我助或荒湛弗念或罪苦弗恤皐皐躑躑肆彼

昏椽雖天子累下明詔加惠民瘼文書奉行朝舉夕  
廢誰其體之而誰其措之詩曰民靡有黎具禍以燼  
吾憂其且燼也而欲如洪範之所陳孔子之所對盟  
丘之所述得乎哉夫衆人慮及身君子慮及世世未  
躋仁壽之域身雖安君子恥焉先生所爲鞅鞅於志  
必屬予乎言者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先生生嘉靖之  
季遭世承平時也隆萬以來歷仍無事今相距不百  
年中外治亂之因生齒盛衰之故懸勢異致宜有愾  
然不去懷者益吾嚮者以人不以天之說屈於它族

如山遺集 卷一  
迺獨伸於先生也敬書之為先生為孺人壽憲周允吉俱廣  
德人時境內汚吏  
縱橫故反復刺之

孫譽來先生七袞壽序 壬午二月

上之嗣曆十有五年歲紀玄默敦詳譽來孫先生以  
春二月躋春秋七十於時諸昆弟子姓若戚屬若疏  
屬及四方賢俊之士友好令嗣獲父事先生者皆拜  
手修爵稱祝咸祝先生壽無疆進國而杖諸朝而老  
而期頤川方至也又祝天下無事五兵不試大侵不  
聞饑饉不臻歲有秋俾先生嬉於原歌於戶以綏景  
福以娛其大年又祝先生子若孫邁會奮庸射策期  
高第繩前武而大之弘廓徽業尚其世世無斁益諸

祝者之辭美哉抑秩秩乎備矣予壽民乃揚卮陟階  
而進曰善言大者務有稽於人善測來者務有驗於  
今吾儕迭頌揚先生而離棄本實夸舉麥陳雖日百  
千祝奚榮哉予故習田間識農事東人之子荒於嬉  
蕪厥疇亡厥良耜棄厥錢鎛耰鋤踰期弗植又恡其  
種之美也樹之稗焉膏雨旣愆群苗鑠枯它藝無有  
獲而稗獨蕤蕤與與乃好乃堅乃畢登於室西人之  
子載芟載柞畚鍤棘刺無休時俄而螟蝗生俄而旱  
澇作曾喘膚汗精極能索閔焉望歲未見其或值也

斯則天有時乎不可問而所爲來者時不可計也農  
唯勤雖胼胝罔功不敢輟其勤卒也勤乃成農唯墮  
雖旦夕僥得彌以滋其墮卒也墮乃敗斯則人定者  
天應而修於今者終效於後也夫孫先生者全性體  
道人也拊躬恂如未嘗激名高拾詭譽獨謹事蓋吾  
公業太孺人以善慕聞友其弟和以莊迪其子直以  
義里有急焉周之犯焉置之紛焉解之遶遶乎古積  
行君子哉使猶在成周兩漢之世周官考德比行意  
此罔賓於鄉老鄉大夫獻於王登於天府也者漢制

亟淳樸辭遜有行義之士意此固列侯郡守二千石  
 所身勸而求光祿太中博士所循行天下而舉也者  
 而數奇弗偶頓踏淪斥至不得與年少嚙嚼朝握管  
 夕脫穎之輩並其聲光力田不必逢年是耶非耶先  
 生顧于于如油油如也束修而不忘嘉遯而不倦頰  
 仰七十載之內跡彼之紆青佩紫銀黃焜耀捷取一  
 蹴騰震耳目聞者未嘗不響銷景沉而此獨以卻德  
 夙齡如喬松之晚而彌茂起津牛耳壇會文章名字  
 走江國茂仲嗜武略行顯功施仲且蘊奇季且競美  
 膏於躬豐於後服田力穡乃亦有秋抑又於先生得  
 之矣蓋吾之說明而諸祝者之辭為有實矣於是眾  
 咸唯唯喜加額旅進益酌先生百年觴先生怡然醕  
 酒退云

蘇母壽引

壬午十月

蘇子觴其母太君七十驩焉曰行弗言弗彰也吾苟  
得言焉而觴吾親彰矣曰言弗文弗遠也吾苟得能  
文之言焉而觴吾親遠矣道吉萬子爲之况九華本  
其地也空之吳子爲之援詩援易微其實也次尾吳  
子爲之賦文母之績麻姑之釀類其人也沈子曰本  
地者質微實者事類人者稱三者全吾何益哉雖然  
蘇子聞道者也道有修斯有獲菑之勤矣實乃栗築  
之固矣基乃鞏非獲耶天子以道治天下后佐之四

宇熙熙同風以趣蓋力能致諸天下諸侯以道治其  
國夫人佐之型仁講讓萬民是望蓋力能致諸國士  
庶以道治其家婦佐之長幼有位孝敬有式蓋力能  
致諸家力能致弗致無其獲者也無其獲者無其修  
者也無其獲謂之獲無其修謂之修是誣已無其獲  
謂人之獲無其修謂人之修是誣人蓋今自誣與誣  
人者甚也能言之士與求言之士交相誣是於道交  
相害也曷太君早歲歸繩源公號克相讓產於而族  
周惠於而里號克義保艾令子有述有成秩秩庭序  
融融忻忻誰之致與力能致遽致之與嘻修耶獲耶  
非與嗟彼儒巍冠而大紳顏周孔而口義仁乃教阻  
於房闈效不逮於鄉鄰者多矣以視太君將無感焉  
將無忤焉予安能無一言觴焉

壽陳養吾六十引

壬午十月

養吾廬新河之鄉幼失怙服勞左右驩其母弗怠也  
 以孝聞撫諸弟俾自振立亟人之乏倒橐儲為援以  
 義聞予唯 祖宗朝士大夫尊行尚德無隱弗耀故  
 如淮陰楊克彰之孝善事其母教及鄉鄰而東海張  
 公弼稱之楊遂以傳金陵李思問之義居貧好施患  
 貧者 金華宋公景濂述之李亦遂以傳陳君積行  
 於德 李予謫劣何能重君然竊有其志也榮於德嗇  
 於遇必豐於年春秋雖登耆抑如拙方且哉

徐母七十壽序

丁酉十一月

徐母王孺人以歲丁酉十有二月春秋七十壽也其子憲侯伯瑞先期稽首內庭請曰斌等不肖仰依懷袖以有今日願芟芟鍾釜之祿闕焉其何以驩吾母月在涂設悅有告詣吾廬而修爵者肩武接也而訖無文以揚述萬一斌等猶人齒哉雖然其何以驩吾母陳而輝者金乎綺乎奏而虞者歌乎鼓乎邈南山之軒然肆東海之淵然可以繪而指乎陽都有女龍臺有母可以媿而數乎彼顯者倫佩玉影纓家懸片



言驛其有榮亦有詞人珠璣其口爰祝爰頌以侑大  
斗不可以少而予乎雖然此世俗之詡詡奉所生而  
賦等歎未敢進也其何以驪吾母於是孺人色愉頤  
解迫爾若旨諸衷者曰小子審哉爾往詢之爾師矣  
大爹事失質詭稱失實赫赫弗文靡靡弗情吾平生  
僕邀自將者謂何爾往詢之爾師矣二子矍然載拜  
起趨介其友郭瑞屏瑞屏曰嗟難哉何求而不意如  
而以及吾夫子也吾夫子扁鑰乎文章之林歲不知  
其幾矣東浮澱水問所爲北山高者憩之如是八九

年南憑黃海卧蓮花海門諸勝猶家焉如是又四三  
年夫乃今乃退休乎姑之麓也造弗拒索弗應志兀  
兀不半紙人以徇何求而不意如而以及吾夫子也  
雖然母命之矣若母吾母矣往乎弗諾弗返矣偕而  
入三請而弗答敵罔而退退還踵而頻以至於是瑞  
屏肅容申言曰嗟難哉抑二子之窮也而無辭以白  
其大人卽觴舉曷豫焉吾聞之君子匪值愛其親愛  
及其人之親匪值愛人之自愛其親將論  
而來拂望而去一日聚慶奚以愜人子母間且大難

如山遺集 卷十三 有本心  
微者天也有定者時也極一時萬不可致之物而天或爲人之子致之極一時萬不可給之欲而天或爲人之親給之是故庭無泉焉有泉也水無魚焉有魚也寒而箕苗於林也夢而爪馨於手也斯固理之所不必解抑亦誠之所竟能召也况仁人乎况仁人之言乎語未既沈子改顏却席長吁俯謝曰果哉尚亦唯命爰咨母德說在乎庸之德言壽也瑞屏曰有哉尊事以敬夫佐以義撫諸猶子視已子門以內雍穆行矣德耶非耶若之何弗壽爰咨母仁說在乎論之

仁言壽也瑞屏曰有哉施不遺戚惠不悞賤盜之獲者予錢主捕釋之鄰之祛篋者覺而隱之仁耶非耶若之何弗壽爰咨母福說在乎範之福言壽也瑞屏曰有哉身晏而康胤熾而昌修業而大其息儒愈益榮賈愈益登商愈益升也福耶非耶若之何弗壽於是沈子次而書之俾二子持而觴之瑞屏名玉城憲侯名有斌皆子門人伯瑞名士麟

張澹明八十壽序

己亥八月姑山

昌黎之爲文荆國之爲學咸唐宋間能言者也昌黎曰人子舍朝夕之養來京師將有所得以榮父母雖父母之心亦然子在側志不樂也荆國曰祿與位庸夫所待以爲榮者也賢者道弼於中祿之以藝雖無祿與位爲父母壽父母亦喜無量二公之說一則待遇以娛乎親一則親之娛也不必遇此軒而彼輕之將烏適衷哉近代歸熙甫太僕則謂使爲子者有所得以歸榮其父母而無離憂具道藝之美而有祿與

位爲父母壽豈非至願夫二公亦致恨於彼之不能  
兼者姑以此使之自憫焉爾雖然太僕亦奚能使彼  
之不能兼者兼至而無憾卒何術以憫焉爾蓋予獨  
旨於正學方公之言也曰口體之養不若心志身之  
不遠不若名譽之不亡使親日與俱而道術無聞於  
時名聲不昭於後養則得矣以爲孝不可也誠能不  
卑其官敬慎其身職益修人益稱其事以貽父母光  
榮以爲不孝不可也斯言也其殆酌而準諸義者耶  
於道無觴重於力得自致岐見紛羅大孰能踰之澹

明張先生以今己亥仲秋壽八十其令子邠州守也  
源南走書數千里丐予序且屬予姪子擎以請大約  
稱爲親而仕旣仕不克侍其親鞅鞅於奉爵之無從  
事予於予也予向能觴先生予唯先生名德高性光  
自諸大義宜不以子之去側爲歎旭源賢且達安事  
困窮卽歸壽猶淹而於正學所爲孝可以暢行而畢  
後者予外此又何能觴先生孔子刪十五國風殿以  
兩月之卒章曰躋彼公堂稱彼兕觥萬壽無疆  
後世下禱其上卑頌其尊所自始他國他風未有

也憑威雄法術驅人人未必抑首聽命願一農夫之  
是捐是恤而怵怵者歲捧卮申獻而弗已政不有先  
務哉周公悉誌艱難以告其上自于和舉趾以及飶  
筐載績莫不委曲詳具戒王毋忘而謂有司可忘之  
乎宋真文忠公請於朝欲繪狀揭諸宮掖戚里令識  
衣食本原讀其詩覽其圖焉而興惕而况親牧其土  
者乎夫郊爲州卽古幽也數十年兵革出入糗粢芻  
艾依違誰其餓飽於家歌呼於隴畝者使一良有司  
上流之蘇姜濡枯以耕以樹以聚厥欲吾知扶攜謹

怵於易食易飲之後者必更侈於三代盛時而下之  
時上卑之頌尊不只其尊其上已也必更極彼尊與  
上所從出則夫爲之尊與上者俯而無媿其民仰而  
無吝其親可以油然而樂矣則夫爲尊與上所從出  
者近而爲所旅酬遠而爲所遙慶益可以油然而樂  
矣人曰壽易若衆壽之著也人父人母易若衆父父  
衆母母之大也旭源治邠三年矣履乎雍岐忠愛之  
邦熟乎朋酒介眉之俗丁先生之懸弧初度東望而  
稽首焉計應有連袂以祝岡陵而闔門以祈萬億者

冠播邇味休赫無窮此其為養心志也淡矣美名譽也末矣通呂黎荆國之說而一之進太僕指而大之孝孰與易尚烏侯帖帖歸壽壽云既乃言是言界子學傳人以觴先生先生曠然喜曰予之私也抑客之善覓也敬受觴

周景美七十壽序 己亥九月

環宛諸屬而問之大郡大邑賢人君子之所扶教而長化也逮乎世數為之換移金鼓為之震蕩暴官蠹吏為之月腹而時削數代而後猶有時昔之絃歌比屋悅周公孔子之說弗教者乎無之大氏大族又賢士考之所垂謨而衍緒也逮乎子姓繁而異尚兵革以而離業器凌少壯耳目於擊刺鬪戰而漸忘世守數代而後猶有時昔之長幼咸集橫經請事者乎無之夫宛延壤數百里非不廣也高門巨宗櫛比於境

內非不盛也嘉隆以降承麻談道者百年非不著且  
久也一朝蒙亂流風蔽如委孤館於榛荆狐兔之墟  
而棄前武於步趨聞見之外俗日下歟德日薄歟氣  
求聲感日以衰歟抑無有鄉長者日提攜而鼓導之  
歟吾茲竊獨奇僊源獨奇僊源之周氏尤獨奇周氏  
景美先生周氏自恭節公倡學以來世嚴講會江南  
多故人心廢然先生憂之與公之孫徵君寧極謀之  
謂吾道斯須弗明如髮且絕若之何其狃小戒隳成  
乃乃助乃勸乃啓故宇迂儒勸俊踊躍後先憑几而

張施經說者有人側而帖帖傾耳時起酬難者有人  
聞風而踵赴者有人優游於朋友麗澤之樂而忘去  
者有人至今十餘年間懷仁慕侶之士交跡僊源道  
上如客得歸而舉所爲宜涪諸大國志學水西諸名  
院禱之輪蹄旁午登及奔闕如寔如雲聲走海內者  
一皆頌祀荒茂扇銷於滄煙落照之中而曾不得與  
拾遺人會此烈嗟乎誰之力哉則安得不獨奇僊源獨  
奇周氏尤獨奇先生歲己亥秋季之爲先生七袞也  
令于首乾拜于明于首稱祝于以先生早孤能立克

謹謹致孝其母垂老奉伯兄必恪人無愿姦細鉅戚  
疎不同遇必以信敬先驩族凋窮拔危勗子如躬勗  
甥如子焯焯群行人疊口以熟宜無埃予言乃若推  
賢而崇善合志而砥業衛聖人之教於軍戎角逐之  
餘而不欲使一日捐俎豆擴門施坐於遠近罷講之  
世而不欲使里黨岐視趨績茂於家事光於邦如前  
所云後予莫之云也且夫乘於常者不可眩以誕燭  
於義者不可貢以風故一切怪戾闕詭流俗頌祈之  
辭君子嘗黜而不進而暇豫宴衍或亦有道之樂爲

考術而審疑也予猥有質於先生矣先生春秋高矣  
生長食息於學也稔矣所見停師老德往復辯折人  
不一矣裁而衷之將烏準矣均之乎其爲宋諸儒也  
何以濂洛關閩無殊轍而金谿競出遂分壇於淳熙  
乾道之間均之乎其爲明先喆也何以曹胡羅薛有  
同歸而文成驟興乃大衍爲餘姚山陰之派將屹屹  
窮物而格其芬乎抑泯泯守靜而凝於神乎將注脚  
六經蚶蟲訓詁而頓窺聖域乎抑弗博奚約弗溫奚  
新而多識前言往行之爲畜德乎將濬良知之自然



乎抑知行合一之庶全乎將沿鄒達魯履坦坦以中  
乎抑各堅乎師之說此疆爾界其不容乎孰異孰同  
孰去孰從予斯憤焉而疑俵俵焉而趨手觴而前而  
冀先生之立醕我告也先生其母闕矣乎不然茲拾  
壹會之黽勉謂何徒外固藩垣遠召氣類而已乎絕  
潢斷港之紛如願導我以海也浩大海其無津涯願  
佐我以舟與楫也敢介首乾併質之首乾卓偉敦風  
義一時名碩跨門納交諸第六建昭若二雅諸嗣公  
采僑表輩咸競爽善承家學云

錢母九十壽引

庚子十月

瀨江錢母金太君以今庚子十月九十壽也予姪霞  
攝衣予姑山請言焉曰桴游氏命之辱矣言不耕巖  
手也者勿吾母觴也卽觴吾母曷驩吾庭內外曷繇  
駢子乃爲之徵母德曰媿哉德也夫順德之柄也而  
勤與約德之守也太君有之矣方太君歸自金裝遣  
資遺甚盛屏弗殖而以佐隱寅先生下帷讀以奉寅  
劬公湯太孺人堂上供歲儉食單倒筐無恡罔夙夜  
瓦甑汲汲者罔老或弛也可不稱徽行哉予乃爲之

徵母訓曰義哉訓也蓋反復忠孝大節云桴游氏舉於鄉仕於官遭難於國禮進勇退志概炯炯雖兩大人詔勉素抑太君以笄幃女婦訖相成於風靡波駭中尤難矣予乃爲之徵母胤曰昌哉胤也長公不早克家耶桴游氏不弘擴前緒益熾以遐耶諸孫璧連鵠峙蘭鏡其馥曰庚者倩予館尤有聲旣而友人徐復生頌術如霞指請言滋急于壽民不揆序之兼論列古賢淑儷太君者伯爵進之蓋亦稽春秋公甫文伯之母敬姜乎文伯退朝與之論瘠沃勞逸之理及

無廢先人之祀甚悉夫固九十而猶績者也若德若年類太君耶否耶二子曰然哉是宜壽蓋亦稽晉虞潭之母定夫人乎誨戒忠義貿脫環佩俾戢禍亂夫固九十而不忘公者也若訓若年類太君耶否耶二子曰然哉是宜壽蓋亦稽有明朱仲賢之母尤氏乎日坐鞠隱堂中家人左右立遞慶爲娛畫史圖之學士記之夫固九十而子孫孝養榮備者也若胤若年類太君耶否耶二子曰然哉是宜壽於是并次是言登之

壽引

吳母八秩壽引

甲申二月姑山

有賢人焉爲之後又有賢人焉爲人之後無墜先祀  
無曠宗斯不亦尊祖而隆本支者耶不亦種苑而豐  
芘遠而崇者耶吳母李太君八十壽也同人繪圖志  
祝謀所致辭予以太君早歲善握家訓撫諸嗣皆成  
立月將長民兩先生其出也修業婉德中道而徂諸  
孫如璵如璠恢壯前緒偉矣而再世外繼僉謀憑屬  
不戒以孚復胡爲者豫樟榎栴天下之名木也生平  
大山邃谷屏顏嶮嶮之區故立爲衆木之宗仆爲萬

世之用太君茹荼拮棘範此令昆人之求之猶工師  
操繩尺不於大都之廣地而於巖窾鬱壘間天質誠  
良抑地產异哉夫月將長民兩先生者承內內重承  
外外重者也大來元焱元賡諸兄弟爲重內外如兩  
先生疇實貽謀集祉與流澤並其無極太君雖垂耄  
乎猶旭旭然始且時爾且夫爲後與爲人之後難易  
殊天人判者也予讀射義矣爲人之後而苟以爲利  
罪與責軍之將亡國之大夫等故嬰相之圃拒而弗  
入太君不見癸未之役乎嗣宗翁灑涕告廟義有端  
擇精誠之至感行路格明神元賡宵遁逃群宗之英  
環而跡諸徐氏之廬擁以返是時猶裂衿及冕矢弗  
就也蓋求者與爲所求者兩無勉飾近世未有事也  
胡致堂號趙宋大儒乃一紹文定曾不顧其本生元  
賡倦倦於太君之辰偕大來元焱力請予言日無間  
毋亦仁較摯禮較至乎哉宜太君所欲聞者因觴焉  
并及之

姑山遺集卷十四

宣城沈壽民耕巖著

陳泰宇七十壽序

庚子十月

異時陳仲獻遊子門也歲己卯始也再拜謹致其尊人泰宇公之命既乃出纂疏集義發明通略諸書若干卷曰吾先世定宇先生手澤也文安文憲而下志傳序記合一卷曰揭宋諸公所為嘉貺先生也近不違親遠必稱祖君子以為知禮後二年辛巳乃大收召同學乃唱乃和寶鐫問業於姑山又三年甲申黔

人皖人整我奮襪我衛又明年乙酉東騎渡南國覆  
章甫之徒突而縵■亟解衿稅冠以免於是仲獻左  
浮彭蠡右涉汝泗中經大梁之墟三入關太華少華  
狎若朋好蓋久而忘爲客也而自乙酉迄今庚子蓋  
又十五年沈壽民曰往予登金華之山慨想前哲悲  
仁山夫子之與我同遇也而更有白雲者爲之徒繩  
切礱磨斷意進取庶幾潛德有助哉駕而歸將挾吾  
仲獻有之不知其賦遠遊也造秦宇公而纒纒頌說  
之不知其門以內纒戎尤豫也夫秦宇公者定宇先

生之苗裔也先生繼考亭號世適仁山白雲俯仰伯  
仲間系同業同遭時同砥節同而秦宇公汲汲於前  
之念爾祖無異弟之承師又汲汲於後之誨爾子無  
異師之詔弟故夫仲獻之爲日揣耳染匪一日也不  
然何以毅然於進退出處間也且讀史而至宋元之  
際君子竊爲諸儒難言之魯齋之爲朱之說也位非  
不峻也南城設學體嚴君臣俄拜集賢俄司國子曷  
所不張旆於快而悼心受爵銜恨虛名奚以故也草  
廬之爲陸之說也時非不逢也膺召於至元謝歸於

秦定四方負笈動輒千里曷所不滿志驅策而從祀  
方隆終見黜奪又奚故也彼一時也躋諸處士於兩  
文正勢有所弗倫此一時也側兩文正於諸處士義  
有所弗受孰去孰從爲伸爲屈有辨之者夫秦宇公  
亦握其正且大者以救躬以啓後而已秦宇公性孝  
篤嘗刲股療父疾疾爲瘳偶儻喜急人植孤瞻廢用  
意惓惓平生恕以爲質惠以濟之家瀕湖寇至競搖  
手戒勿犯諸子長坦次策次垣次基皆敦醇行策仲  
獻也諸孫蔚然曰芝曰芬者尤偉初公不岐黃業也

繼槐翁體康壽病徙儒而業之曰吾以侍吾親已乃  
推其緒治人人全活無算予因憶朱聘君丹谿方從  
白雲講道八華之上淵源徽國儼然正宗迺復窮精  
素問難經長沙東垣諸指至今張劉李朱燁燁稱四  
家蓋其爲母而操術者神猶夫爲父而擅藝者至也  
後數百年秦宇公頡頏上下之矣七十初度旅進奏  
觴藉手予言猥先酌者前言備將以表公承家焉後  
言約將以概公澤物焉而公偉矣公其弗朽也夫公  
其福無疆也夫公壽以廿有一日癸卯歲庚子月丁

亥法得具書

陳泰宇三

陳元生六十壽序

辛丑二月

先是庚子冬十月陳翁泰宇壽七十丐予言修祝者  
翁子仲獻予門人明年春二月其從子元生先生壽  
六十先生子孫謀丐予祝如仲獻亦予門人陳氏系  
出而備定字公後宋元之際操完行高遺澤滂澍鄉  
序翁早及之先生生再歲而孤年太君年二十影相  
弔耳既長善事母驩其母又進善事王父驩其王父  
業成不售罷去滋德樹信施於家覃於鄉今王祠部  
序復纒纒及之予不佞何辭觴先生願以孫謀游予



如日進集 卷一四  
淡誼莫予篤也先生教也何能無辭觴先生孔子之  
道著而師弟子之義始曉然揭天下萬世鄒魯斌斌  
亡論已繇漢暨宋暨 明千九百年繩矩代遵如一  
日雖盛衰倚伏凡數見賢者未嘗不力持其間天之  
經也世之制也而抑家之訓也予茲且約舉焉以爲  
先生觴夫漢始建武訖中平亦師弟子盛衰一會也  
晉長壽平長張典與之蔡叔陵之門編牒不下萬人  
其者萬六七十人進則雲會京師退亦屢滿山谷會  
無有乎鉤黨之釁誅徒之患也及其衰也三君八俊

而下所在門生斥免禁錮詔州郡嚴考錄矣夫宋始  
明道訖慶元亦師弟子盛衰一會也當其盛安定秦  
山兩先生或爲四方所歸庠舍至不能容或爲大賢  
所允序至不敢後天子嘉其法廷臣上其行會無  
不稱其師儒徒之攻也及其衰也雖閩洛鉅宗而元  
之學有禁迺諸路驅除御史之謗公行竟窮州編  
管充夫 明始弘治訖弘光亦師弟子盛衰一會也  
其益陽明甘泉龍溪諸儒從游徧天下講院半都  
邑本朝前詰未有也揆路忘之而當宁惜之流言侵

之輿論平之曾無有乎招集無行傾危社稷之口紛  
紛也及其衰也華陽姑山之間纔一開門教授讒人  
幸亂操弄國棟矯旨捕逮之使相望矣方甲申之禍  
漸南也皖人甚之黔人聽焉用梁冀收李杜故事陷  
周儀部以不免謂儀部首謀屬清河不蠡吾屬扇搆  
無端激新主以快一逞殿閣而下蓬華而上毗睚觸  
拂網盡株連尤以予戊寅上先皇帝書先時摘發  
首身心骨一擊不中喉將擊再之再不中三之厥勢  
河決上崩人恐恐重足立而伸獻起奮袞走金陵機

渴湯火中前護儀部後策予不知幾百晝夜孫謀日  
左右予側不稍去志意悵愷更倍平生兩家大人又  
早勅以某也出某也畱出者行以解禍畱者衛以觀  
變徬徨計慮誠不遑一朝而食皆表表古人節也向  
令當元禮之世必如景侍御不使其子甘漏名籍苟  
安自喜當正公之世必如尹母不使其子幾幸祿養  
排抑黨人當徽國之世必如蔡神與不使其子干利  
違學豫杜春陵之竄儀部往矣誰能爲言章兩家者  
而予惟劣無文力顧不足復奚爲哉復奚爲哉其姑

次而述之進以觴先生

濮陽蓬嶼先生八十壽序

辛丑八月

蓬嶼先生以今辛丑春秋八十也八月二日實生之辰於是秦子又宛萬子道吉吳子元賡暨予不佞民子弟國子甥秦子之姪振六人者聚而謀曰濮陽公之誕至矣吾儕結髮忝長公驩迺獲順下風於公公行事屹然不有梗概陳術奚以侑康爵履之弗視考詳謂何言未既有作而應者曰惟公愔愔于于食文之腴入討墳策出撫生徒雖畱蹕諸生以老而諸承被指訓者蓋莫不矯翰奮跡名成而澤濡咏壽考者

不作人乎有繼者曰公齒耄矣公積劬矣孰事父如  
公事夢草公事母如公事吳孺人也者生而色養沒  
而骨立疾而三年侍不襦解也吁孝矣德必壽天之  
道矣有繼者曰唯公有子克家唯長公克衍公福以  
遐構之崇崇何翅堂穫之捏捏何翅播矧有貽諸孫  
茹英而吐華錫祚胤者其萬年耶又有繼者曰仁哉  
公之能周施也施而不有施恐後族得其均里得其  
佑士得其餼疇得其履惇得其扶瘼得其救斯亦居  
身之大祥而載物之至厚矣吁仁者壽矣語罷群相

次矚不佞請更端不佞顧黯寒安所更端雖然抑尙  
稔公一二軼事哉往年周鹿溪儀部高天下以節概  
而天下推之士踵屬至門逮乎宵人既國壽罹忠寒  
業安藐孤有相值不下泣者矣况乃推食食耶近年  
宜陽張芑山倡天下以學術而天下亦推之士踵屬  
至門逮乎時議沸張賓徒收跡季通坐客有退去恐  
不遇者矣况乃推舍居耶夫公與兩君子者進無累  
舊之遊次無塗觀季遇之好也或授粢禮其子或分  
宅奉其家蹈勇而爲力伴少壯殆振古之琦行激俗

之宏舉也潛天下之所易艷人趨弗趨篤天下之所  
易捐人避弗避我莫至焉信莫固焉貞莫加焉永之  
爲岡陵茂之爲松柏公體如是卽公算如是八十其  
始且焉爾諸子矍然起曰備哉德也前言未之及也  
請駢而叙之爲公觴

萬九野暨配殷孺人七十借壽序

辛丑十二月

里先進之以文章名字衿袖天下群天下其歛然嚮  
風者無如梅禹金湯霍林兩公往予手兩公集讀之  
綜論當世褒譏錯出指人人異獨纒纒頌術吾東鄉  
人物風尚交口符合莫之殊也梅之言曰予鄉而東  
多甲族衡宇相望禮教率興貢東平沈少叅萬澂江  
二郭先生嘗與譚學術互切劇湯之言曰東鄉之族  
冠冕一郡一先生貢東平沈少叅郭學博兄弟典  
學一方雍雍爲海內鄒魯大澂江者吾友九野之從

伯少叅則予曾大父古林也環洪林上下不一舍間  
儒碩蔚起肩背相屬寧渠非嘉隆一時盛事顧當其  
盛也數巨姓數公感鼓鑄陶柄不旁借及今之衰無  
亦責在昆裔也者修先緒廓之砥末流障之以挽以  
導庶其以復乎予壽民竊有志焉而未之逮也蓋嘗  
持此以陰求乎閭井之內耳一善焉必袋爲錄觀一  
士焉必躡爲迎其有烝烝色養不違其親如古陳紀  
之敦行者乎嘻孝矣予所急矣其有薄取豐予如古  
薛包之篤兄弟者乎嘻睦矣予所急矣其有周施而

不有其施如古劉翊之救給乏絕者乎嘻惠矣予所  
急矣其有蟬蛻器埃之中約居守志如古王仲儒之  
棄冠帶屏交宦者乎嘻潔矣予所急矣其有正告子  
弟行已明道如古胡文定之懋懋訓勉者乎嘻義矣  
予所急矣夫是數者而一二具焉予慕之兼備焉予  
微之將以維頽俗而繩前武不亦輝赫天壤哉九野  
先生暨殷儒人之登七十壽也瑞屏走予請祝大率  
稱先生性淳慤少侍母夫人疾起臥粥餌扶視唯謹  
日母店作顛天求代店以痊俄而頭岑岑痛累夕

類果代者他若白首友愛分甘割腴平糴策荒饑人  
完活勇退其身善勸其後人亦既於前之所述數者  
秩秩乎畢獲而儷至也孺人名家女儉敬勤郵敵德  
先生尚何俟毛舉微細抑予盡然有吾鄉升降之感  
矣異時士恥庭謁農力先疇小民警懼上官搖手戒  
犯法而今秀者曳裾逞者踰畔黠者撼網矣異時數  
井之中斂若一姓一族之中斂若一人緩急約以赴  
無顧愆焉而今同室矜耄鋤同父鬪故業矣異時忠  
信相先也禮讓相守也販夫竈婦羞言詭脫而今衣

冠之倫佻達巧機牙矣異時仕者良於仕處者良於  
處仕言義處言介也而今出旣蠅營退亦波逐矣夫  
以諸先詰弦誦漸濡之區與夫禹金霍林兩公推美  
侈頌之域一旦委弊彫落馴至此劇卽先生撫絃初  
度能無槩然於衷耶寒暑之期三月而移治亂之勢  
百年而復整而理之盍亦先生數輩任哉語有之矣  
小年壽身大年壽世回風更俗里黨謚如猶壽世事  
也先生其尚采拾乎言進爲加爵乎哉先生諱國涖  
字仲莊別號九野七十之辰以壬寅正月二日孺人

前朝八日同之令子襄侗儻工文詞二女適徐適梅  
成偉匹梅則江上所推爲子翔者也偕瑞屏從予遊

吳圖南翁八十序

前吾世而同之其諸至元大德之際也哉方是時億  
翁皐羽玉潛德賜諸賢忠感淋漓放詵自壯山之椒  
水之瀕擊石而歌沉鍤而史樹冬青焉而詩亦謂之  
振古魂杰者矣而或者疑之道苟伸何必觥俗名苟  
立何必遺時魯齋草廬之徒端委人朝追閩揚洛聲  
流煨煨不亦踵天民踰達節耶而或者又疑之潛可  
拔乎正天下者可已辱乎仁山先生倡學蘭江義耿  
宗國廣箕之操何其悲甲子之書前聘士之署何其



峻也晚而白雲先生從遊焉承風襲軌交剡辟薦不  
稍起故君子尚論有元諸儒一以金許爲正而或者  
猶疑之曾子仕於莒得粟三乘當此之時曾子重其  
祿而輕其身尹和靖欲謝進士舉而難於母母曰吾  
知汝以善養不知以祿養於是退不復就舉曾子之  
身不必輕於祿也猶有重於身者也尹之母而沾沾  
需祿以養如母何然則金許雖賢抑式穀克似爾有  
如輓近家政也者拂之典訓而導之紛濃艷之以冕  
紱爲榮而醜之以藜藿爲賤子雖齊聖欲弗飽俛以

隨烏得哉故君子尚論金許尤穆然推本其親云吳  
翁圖南之稱八秩壽也里諸君樹屏而祝請言於予  
纒纒陳質行甚具大率少力穡贍母母病數殆數封  
版進割廬產爲叔兄資而撫其伯也孤至再有室他  
如連鄉井禦盜盜以殲手金錢贖人纍纍以釋旅者  
歸之匪者貢之難者急之鬪者解之內外行樸固坦  
白罔算鉅細平生梗槩如此予以此未足盡翁也蓋  
亦見翁疇昔之詔二子乎夫甲申乙酉間事難言矣  
翁一目前二子趣受命曰品爾恢吾業爾爲儒儒母

進取曰亮爾世吾業爾爲農農母途廢聞者僉嘆息  
指目賊去謂孟修懷玉而芻令被褐以老英英仲欽  
胼胝故首曷爲者嗟乎是可與儕俗道哉予迺得申  
前說而進矣桐陽散翁孝睦寬粟躬甘隱淪而勗其  
子於宋物未改之初故仁山獲蹤其高蹈陶夫人早  
授孝經論語稔講於立身慎行不處不去之訓故白  
雲無忝其艱貞夫類之相感而移也志之歷久而奪  
也東鄰之子紆青拖紫擬金伐鼓以觴其親西鄰之  
父解下歆而色動矣前者之抗義風發指天揭日而

一挫阻於毛髮後寢波逐茅靡矣顧有若翁之炳先  
幾厲後勁乎一門之內田者田士者士無越畔乎收  
孟修雄奇上下之材不與時角逐非法弗服非法弗  
言乎此桐陽散翁之貽謀而陶夫人貞矩也欲不躋  
其子於金許之堂不可也孟修往從吾友徐倣子梅  
以三豎東鄉艾先生學淵源秩然廿年以來磨礱於  
四書三禮大全傳註史鑑綱目性理諸書理析而章  
履踐而實嚴議斬斬猶以定字之鄉闡楚望之山長  
未克枉尺何但魯齋草廬一輩也賢矣哉予故表出

之著庭教焉而所為無疆壽翁者在於斯在於斯壽  
之期歲紀壬寅其月亥其日柔兆閏茂樹屏而祝者  
某某以下凡若干人

崔鳳若七十壽序

癸卯正月

鳳

嘉靖中太平焦少叅黃山攜家家吾宛首舉陵陽社  
會迭主焉而歲以為常社九人魏駕部南坡而下汪  
中丞周潭而上老者逾耄末亦及艾先曾王父古林  
公與焉尚有讓聚有期燕有式卷冊筆楮壺矢碁枰  
琴瑟有具或泛槎谿或登鼈峰有地或詩或記或韻  
或序有文迨至生而屆旬旬而稱壽一老集社群公  
修祠社以內罔不雲合星列委蛇而頌言於其庭不  
錦繡屬軸為華不援松徵喬為誕美哉逸乎德之選

也而盛世之遺也而後此聞其風願踵其事未及也  
予益以崇禎之季東徙婺又九年筮太平而居一時  
宿彥過從趾相錯崔鳳若先生其一也竊欲以少叅  
陵陽之役覆行之於其鄉又欲以先公論交少叅故  
事予小子亦將躡武而側乎僊源諸長者之末而動  
輿願違拂衣敬亭以去豈非數哉方世無事雖以郡  
國之喧闐府寺之接比車馬之所騰藉塵塲之所熾  
發君子不難去其族而戾止於斯萃者英講真率如  
昔少叅社會是也及其有事雖以山之巍然而嵯峨

水之泓然而澄碧莫能留下士旦夕之履而長有林  
澗猿鶴之囀蓮峯在前白社不復如予今者是也撫  
今瞻昔誠有憧憧不忘於懷者矣歲癸卯首春先生  
懸弧躋七十或馳以壽先生謝勿壽或祝以言先生  
謝勿言旣而謂言必沈子旣也者聽而予是時方息  
影乎姑山之墅漪湖之滸仰矚黃海不可以泝則謹  
造詞而遙爲先生酌者三一日維先生植於人篤於  
天祖德世延煌煌貞母如金如石緒垂絕而續將益  
大其傳一日維先生被仁服義以章於厥身又以勗

其嗣人厥賢象者四以溉以護杞梓列而森森一日  
維先生神明強髮齒俗嗽履疾行年七十健如四十  
保天和而鄙踵息邈期頤其焉極三者備壽之道也  
欲弗言弗得也抑言之微也欲弗言弗得也其亦可  
以粲然加觴矣乎雖然使吾嚮者之說行而少叅陵  
陽之役還舉之於黔山麻水之上而齒之而聚之而  
無之選具以給之擇地以歸之屬文以將之吾茲把  
酒爲心長夕獻酬於杖几之間者又寧止是哉寧止  
元牛史向以既我乃

御徵君八十壽序

方崇禎七八年間國事漸益棘吏治漸益敝於是  
天子旁皇疇咨破去常格漸益銳一日下明詔修復  
祖宗朝保舉成法廷臣曰吁廢典也烏在必行  
上曰念哉監於前憲永無愆烏在不必行其法則兩  
京文職三品以上各舉知府一人兩京文職五品以  
上及翰文科道官在外撫按及司道知府官各舉知  
州知縣一人上之起家登進士下之縫掖編氓無弗  
羅也畿輔之內夜郎巴子之外無弗檄也刻期而督

之期過不舉者罰部覈之科憑之試之民社而陟黜之舉得其人者叙否者連以坐抑無弗悉無弗慎也當是時太宰青浦徐公方卿南尚寶心獨許卻先生鎮之賢上其行而予壽民亦辱收采於少傅東陽張公公故撫應天表予如之先生學本家庭食息不離典訓始就傅旋奉命果齋先生從游漪園焦太史父師交摩漸爲多嘉靖末年耿恭簡公倡道金陵闢崇正書院延太史於未第時主之果齋其麗澤友也太史既貴忤時相歸嚴氣正性觸事憤發門下屢輒滿

輒鮮滿意先生一旦用通家子上謁年最少體骨巖然性朗神涌機悟響捷太史大奇而授之業而卒以此名行著東南戊午舉於鄉廩廩繩矩自樹趾遠公府已未傳經黃州從恭簡諸公子請也春秋右其里嵩家壬申南康使來聘郡大夫虛席鹿洞以待也此至督學陳公雲怡已下往復暢論極驩諸所指揭寒人人望返而不索餽遺一錢乙亥尚寶薦如詔駕屢勸卧益堅而自乙亥迄甲申甫十年先皇帝躬狩社稷宮廟爲墟矣明年太宰及於難又明年少傅湛

身不辱後先媿節比烈矣又八年予乃踰黃山涉瀼水就先生於其廬而相與握手歛歔捧卮迭壽旣行年七十告矣又十年先生仲子漆夫入我宛丐我言焉而以觴其親縑素旣陳再請益勤維八十初度屈矣而自乙亥迄今忽忽凡三十年蓋予壽民非能爲言觴先生也言焉而勿華惟其質勿細惟其鉅庶或勉焉而先生其姑爲我觴也竊嘗俯仰三十年間上念 先皇帝之所以側席求人予兩人忝荷盛典同次念太宰少傅之所以貞侔而忠匹予兩人見遇大

賢同又次念天意之所以廢典世數之所以代謝予

兩人抱痛

明主與掩涕知己同而猶未也方保舉

之行也環海內而籍名奏御者五百有奇次第集京師者計且半所司陽奉旨陰牙格角抵之究也群擠排以去夫陳晉州以百日刺史挫數萬方張之敵獨全孤城何休寧以卑卑縣貳未階著神明政歌德滿境內外此皆傑然奇才最績拔而致之朝朝不應夕俟者也一則遭誣婪輔逮問西曹一則叢妬上官逐令遠謫國是至此奚望乎晉州之逮州民狂走悲號

數千控闕下 天子心動特諭傳部禍乃解休寧之  
逐空閭井擁馬送者百餘里既建德鄭公入掌計破  
例錄卓異中公等歸事亦罷自是而天下事滋難言  
矣士悔遜尼臣謀再嫁不可以道矣予兩人乃顧脫  
影乎籠樊追侶乎木石審幾於始與無奪志於今又  
罔弗同而抑有弗同者我則力而先生忘也我見其  
崎而先生坦也恢乎其兼茹也泊乎其無顧慕也溲  
乎其清而能澤也森森乎其霜雪立而植益堅也少  
而好道躋臺而彌酣進不獲施退維風而無不足其  
斯爲夔然獨異而超萬物享大年者乎永矣備矣壽  
靡極矣予瞠若乎後矣而他又奚言矣藉手漆夫俾  
致辭先生先生其姑撫今睠昔爲我加觴乎哉先生  
丈夫子六漆夫績學尤知名今茲觴也歲甲辰月甲  
戌日乙卯云



崔素臣暨配杜孺人偕壽序

乙巳三月

素臣崔先生以壬寅二月三十日春秋七十明年三月二十四日孺人杜如之先是其甥周首乾手列質行來告既則予友逸農氏婁書姑山索詞焉既又仲子奇瞻攝衣踵予廬請益力奇瞻方用貢需次輦下日暮縮墨綬猶撥顧不欲觴其二人者後也駕而歸越境選言刻期上壽君子以爲勇於孝而屬是時予方束管懸研無所事文藩墻中堅不決以壞誠造次重違客猥持三說謝之其一謂先生丈夫子二我先

早業太學與四方髦俊締金陵奇瞻浮江踰淮東涉  
汶泗北極幽燕以返所至人爭慕義是役也宜得魁  
杰鉅夫狀次其內外諸懿而顯宣其盛以光耀無窮  
不應濫及些窳其一謂僭源號多君子訥谿了齋數  
公倡道而後風訓濡被下到今今之卻鎮之胡白水  
者學古行立有砥於時者也奇瞻遊白水門推高第  
鎮之其所嚮往焉德音以侑雙爵置此安歸其一謂  
先生操執恬然他無欲艷平生多長者行略不標銜  
沽名高孺人襄之陰力善而已不翹翹於庠不詡詡

於賓其鄉其古之銷聲而靖處者耶而吾直崇舉夸  
譽比祝畏壘彼豈杓之人耶於是奇瞻改容却立唯  
而退復拱而進則以前說二小子其圖之後說一敢  
弗承吾親之志雖然傳有之矣君子揚父之美夫無  
其美而張之誣也有其美而弗章之亦誣也吾有美  
而不敢張之市也吾親有美而吾謁文焉述之非市也  
吾人者孝謹勅於身而樹惇敦睦好周其惠逮於  
吾人幸而微賜一言表教而昭順傳以四達而未以  
名遠斯猶心之操勝德之與而實之實也仁人何吝

如... 卷一四  
焉予壽民乃瞿然起曰仲子知道哉內稱不忘愛外  
交不忘敬愛不失實敬不失應實必求其共揭應必  
收其難獲若是雖極天下金玉淵海脯載河漢之詞  
羅而登諸庭繹如也而矧茲茆茆也者予卽終嘿以  
謝能謝哉夫知道者不可例以拒也扃吾舌而隄守  
之亦不可以驟啓也吾更持說以要仲子者三其一  
謂歲直旬而壽爲非古三代無其制洪永以上諸作  
者無其文豈祝詞近諛古之人有所弗急與抑子之  
於父母也固朝昏寒煖或間不計年與吾姑諾而弗

忘而緩焉以將忽期哉禮未忒也奇瞻曰謹受命其  
一謂予之結覽黃海也先生招我乎玉樹之堂置榻  
焉中饋潔齊唯肅危峰天外剛耿磔卓激我咏歌江  
山者果助人耶歸而馮几索然毫腐爲脫鼓衰而壯  
其將續於斯遊乎儻猶然吾土也者後三年必以報  
奇瞻曰謹受命其一謂仙源前此糜沸蟻動矣所在  
連戈遮略人不有家先生家故豐群相戒勿犯施兵  
而過廣漠之甲者非以姜氏夫若婦耶而今有異耶  
徵吾請將錄而宣之矧吾請耶俟之哉予寧緩今日

之約奇瞻日謹受命於是以歲乙巳月庚辰叙術前  
 言介逸農氏以進逸農氏崔之宗哲士朔也春花覆  
 筵舞衣後先有偕其壽如至者川先生與孺人其亦  
 善而加觴逾七十初度時乎蓋後三年云

陳登之夫婦七十偕壽詩序

戊申八月

故事凡齒逾艾而上必歷旬而觴觴必侑侑必以言  
 而世俗之於言也一則往而逃所乞貝璣泉布輦謁  
 貴人購銜而歸而不虞其不支也一則來而佞所予  
 崇引逃警竭口貞諛了無事據而不虞其不實也不  
 文易以行遠不實易以昭信於是談者兩譏之陳翁  
 登之以今戊申仲秋初度七十後四月配陳孺人如  
 之 也 出 惜 惜 十 十 獻 樂 在 堂 歌 咏 彌 軸 主 無 濫  
 國 誰 子 諸 君 子 賦 何 詩 而 友 人 周 首 乾 鳩 子 序

蓋言者與微言者交得無憾云古之人曰聞善不慕  
與聾聵同見善不敬與昏瞽同知善不宣與器暗同  
翁內外行著稱諸凡奉後母怡弱弟銷角間黨孺人  
相焉而孝義允塞洽於人聽予不旣聞之耶予數旅  
僭源輿閑承顏於舉案之庭詔輒就予予因咨其兩  
大人平生以熟翁亦時勤杖履焉不旣已見之耶誠  
觀其表兼洞其裏聞者習見者素不洵知之耶如是  
而弗慕弗敬弗宣其得耶如是而慕之敬之不及其  
壽焉宣之又豈得耶陳故聚族黃山西麓軒轅浮丘

煉冶諸奇蹟可攬而有可擬而祝而予不謂然無其  
驗而援之者誣也非其倫而况之者謬也予顧悉翁  
家世矣往主政虛菴公早歲起家成進士佐計南北  
有聲人方以躡武期輿閑所不卽售輿閑者斲耳一  
日貫勇戰術藝之壘何難挾子燁而畢登而司訓象  
巖先生名德蔚然年躋上壽翁翩翩號鴈序焉凌霜  
而比勁復何待卜蓋吾持是二說者進翁進孺人而  
翁而孺人喜加觴可知也張誣而駕謬無益也諸君  
予請繫左予序右先乘韋後吳鼎毋亦春秋魯人鄭

人之義也哉且曰言者與徵言者交得無憾云

朱二如八十壽序

戊申八月

二如朱先生以今戊申秋九月躋八十厥日壬子其誕辰云前期若諸宗姻若鄉同學後學若門下弟子高等咸削書走宛而就佞徵所序且曰昔象山之役先生實虛席肅吾子忘言相視神融志通席必雜交榻必帷接凡如是者七閱晝夜焉而竊以爲知先生者莫吾子獨也先生事略見黃山太平兩近志志稱行醇學古梯樓而讀踵不履地者三年崇禎間曾一膺歲薦旋感時不復出所居環堵逼城隅有司罕

如山遺集 卷一四  
觀其面平生守先待後爲己任穿洞經籍尤遠大易  
諸所表述吾子旣流覽以熟而竊以爲知先生者莫  
吾子習也月之七日率詔群英而前之雅雅魚魚以  
諮以導蓋齒大耋而猶教思不稍衰或闡秘考亭或  
尋源泗水又吾子耳以悉也而竊以爲知先生者莫  
吾子歲且備也是則欲無序烏得無序序曰先生懿  
行不勝述雖然出處其大者哉往予讀史至宋元之  
際不能無慨乎其人也所南阜羽諸賢義則貞矣而  
繩屨草衣呼號乎山巔水涯之間以自放或不必要其

遽粹於道也吳許兩支正道則著矣口周孔而指闕  
洛而顧虛縻於好爵不肯去或不必要其有協於義也  
道以植之義以守之志正而氣一斂剛而戢耀名可  
見而身必不可辱業可授而人世榮利浮艷舉不足  
以撓其中吾茲於仁山白雲庶兩無譏乎而先生抑  
其倫耶亞耶不然何以屹然於進退存亡之日如一  
轍也且夫先生遠大易哉乾之初而胡以德則潛也  
履之二而胡以道則坦也遯之上而胡以肥則利也  
是故君子審時焉潛則虞其有拔也坦則虞其有亂

也利則虞其有疑也。是故君子審已焉。先生不以易治易。以身治易。不以易制心。以易生心。屈之於人而伸之於天。薄之於遇而厚之於命。八十始至如日方且壽。其有量乎哉。子恪孫書孝謹有賢行出入法度望之起慕例得具書。

吳無忌七十壽序

己酉四月

方宣城盛時有鄉先正曰石岡吳公。早以篤行聞於朝。詔表宅里。旣以治丙辰登進士。累除臨江守。致政去。平生手撰詩文一十五卷。廣崇正辯。周元公全書又數十卷。佑經翼聖。酷攘二氏。截如也。公胚胎前光。涵浸於純齋大夫。彝訓與兒希古。孝廉言動準禮。二氏邪說絕口。門內而卒。所自繩切尤力。張施行事尤沛然。果以嚴蓋屹乎吾宛。昌黎也。而後之學者未之逮也。郡邑新舊志采摭。到股結廬。一事傳之。孝友不



以躋儒林焉予既嘆其失要及攷臨江前乘亦竟荒  
略莫之有紀掌故漏耶有司者媚耶子併譏其失實  
矣且公之有造臨江亦偉矣哉下車首倦倦於端士  
習範民俗上鼓下順文教以熙甘劉二源及境外諸  
劇賊之突以逞也剪穉劇犴徵所自製饒歌鼓吹曲  
武略以震而予所最心折者毅然廢三教坊額而易  
之以崇儒惡二家誑丐蠱俗壞其舍以葺公宇汰僧  
道勒尼配之寔決斧斷皆近代士大夫所抑首屏息  
萬不敢一出而公以剛大直養之氣俯仰無忤媿之

身務響孔鐸於中天蹴聘翟於不毛之地而後止豈  
不亦功衛先聖匹之孟韓不爲僭而饗之兩廡之內  
不爲報逾涯也哉乃時則以此忤部使者歸矣至今  
而學士猶若斬若予不爲一表出之矣甚哉邪說錮  
人之深而陽附仲尼之徒者陰爲異族泄忿護私至  
固也史稱自晉訖隋老佛公行聖道不斷如帶愈獨  
喟然爭四海之惑雖蒙訕笑貽而復奮始若未之信  
卒大顯於時公搜嫉拂衣寧但訕笑沒沒二百年無  
有顯其言者矧當日何後世爲昌黎者之不幸而孽

迷膠牢根盤蔓滋日甚一日視有唐貞元元和之際  
益大判以遠也夫士大夫所爲沉湎二氏雖一要於  
釋觴重耳其於釋觴重則以畏慕罪福或冀或免耳  
免者倖追於不善之殃之及冀者榮其身遐其齡衍  
慶其子孫耳善乎昌黎福田利益之說明揭肺腑而  
彼頑弗思怙慝遂非反蠶起而訾其失匿所必欲佯  
示以勿欲塗飾其所不然蓋其必然如心何如吾孔  
吾孟何抑大可悲也已且夫潮州方行浮屠之徒歡  
快以怵謂昌黎詆調佛法之應公臨江報罷謹言如

之胡以海南之席未溫而旋膺內擢後裔尊策上第  
以顯清江歸而享有胡考胤數傳而彌熾賢人達夫  
相望豈非此之所不能禍者必彼之所不能祥而前  
之不讓自去者又既之不祝自來區區福田利益啗  
人使人奔走氣盡醉生夢死而了不覺寤不亦異乎  
夫不已治而祈獲叛吾道而佞他鬼以希助萬萬不  
有之數也是以君子獨有淑於石岡公也公五世孫  
無忌先生以今己酉孟夏初度七十其令子肅公哲  
公謀公睿公頓首請予言爲詩予雅兄事先生肅公

又師事予予奚能謝雖然竊聞之矣侈天休以將之  
不如驗人事以實之驗人事以實之不如游祖德以  
貫之游祖德以貫之不如準聖教以大之此吾於石  
岡公頌引反復欲已弗已而庶幾善觴先生或在此  
也先生刻己和物坦無城府甲申以後貶削衣食闕  
門退隱內弟麻祖洲殉義也爲匿其孤若妻若妾若  
子婦奔竄徙移萬山中足以痿痺其大索時棲蕭公  
乎麻之廬而僞爲孤以應收祖洲遺骸葬之他如破  
產急難不一事朗朗照人耳目人所知也若夫舐排

異端闡擴前武諸子惕慄庭詔伯也尤奉以周旋其  
所著辯教上下篇巖愷醇切與石岡公相表裏以是  
視先生之作求以世而匪予莫之知也故曰善觴先  
生或在此也夫儼然修爵而以奏諸有道之堂非稱  
儒接祖是侑又胡侑焉

平生以不及事石岡公爲恨高山仰止一人而已  
放筆千餘言略無揀汰而所爲不朽無忌先生者  
或在焉不必沾沾誦祝也兩若曰先世自南坡公  
而下正數之凡爲世者五無六十登也支數之爲

如日遺集 卷十四  
人者幾百無七十登也先生擴累傳所未有蓄極  
而盛福祚有董乎黃南坡公者石岡公次子也又傳

劉乾初五十壽序

先是歲乙巳六月八日門人劉乾初稱五十  
親交遞觴幣帳填委謝弗任也而獨皇皇企  
得吾一言會予出入僊源凡四年不暇以應  
其已酉夏客有過姑山中前請者予義乾初  
久矣爲濡筆次而歸之

益予以戊寅春仲捧檄上 皇帝書書畱不謁部而  
去臥姑山焉而耕牧以老益如是者終其身也明年  
東南士稍稍挾冊來學高能瑰資不甄以集於是雙

如山遺集 卷十四  
谿二劉者與焉二劉者乾初與其弟潤伯也時乾初  
二十有四又十餘年諸游從或起家對策譽問休顯  
或放迹名山大川自嬉遨又或喁喁守抱故物而二  
劉以一別再別碎璧而起徙而交有辛卯武闈之捷  
乾初其冠軍褭然者也時乾初三十有六又九年庚  
子詔特會試天下武舉有司第乾初名名最高景山  
之役絀江南騎射非式俄同十人者鐫錄時乾初四  
十有五又五年而乙巳又四年而迄今已酉而乾初  
亦既登艾焉加進矣而吾與乾初周還歲月亦既閱

三十餘年矣而是三十餘年中一得一違忽予忽奪  
洵造物者之巨測然以疑然兩丈夫子而相望奄逝  
雖大靈稱天西河罪已有難爲乾初解者矣而吾卽  
於是三十餘年中仰而載惟俛而歎胡我躬之匪的  
而群孤以張胡穹壤之漫漫而吾坎窞不能以步予  
亦有難爲予解者矣忠以質之仁以衛之數以聽之  
修以應之吾卽老其尚與乾初敦勉無怠乎哉乾初  
外坦內切毋太若齒垂耄侍歡惟愴諸營護宗親備  
至平生矜氣俠弁人危急如無萬夫同學施少叅微

時一日闔門出火猝起延及寢廬乾初大呼馳救身  
躍前麾三人後舉其先人匱以免夜過婦翁貢而觀  
盜盜絲仇家喉也刃脅貢以徇乾初慷慨請代曰翁  
老無息寧我償盜感而釋之北行值賊响馬者於道  
執友人郭石瑕袒辱之憤踊遮扞以紆掠楚賊愕然  
遽勒騎去諸義勇皆類此而顧以宿昔及門我也中  
心好焉若渴饑之於飲食善則歸而惡聲不使入耳  
焉若火炎水降之極所至而後止斯不尤執節類古  
人耶非耶蓋吾嘗溯稽吾宣往事矣前千年而二劉

並秀者不有太冲太真兄弟乎夫固炳炳天寶大曆  
間也太冲詩與李敵惜亡逸僅存寄業師一首太真  
問業蘭陵蕭穎士號入室蘭陵特贈之序序列郡志  
詩著宛雅他罔載而此載焉者將以侈吾邑前美也  
抑將以俾後之人手其文辭而哦其篇什悠然想見  
一時步趨之盛而師之所以期乎弟子與弟子之所  
以致乎師無挾無設必慤必慎曠代而可風相感也  
而乃今趾徽而耦武者豈無他人二劉尤競亦奇也  
已乾初行概其前潤伯誼與上下不悉述予不敏曷

如川遺集 卷一四  
敢望蘭陵竊以蘭陵早洞林甫之姦及逆燭祿山之  
必叛嚮者吾疏故在不幸而中毋迺近焉獨怪以彼  
其才又推引後進已任異域入使至自陳其國願事  
蕭夫子而一堂師弟子無他表樹僅僅文藝傳唐史  
何也予媿於道無聞者乾初履日新志日光大其益  
與潤伯力圖所弗朽哉爾祝爾頌爰侑爾卮人能爲  
之奚俟予言喋喋矣